

孤艳稀品大系



绿牡丹

吉林摄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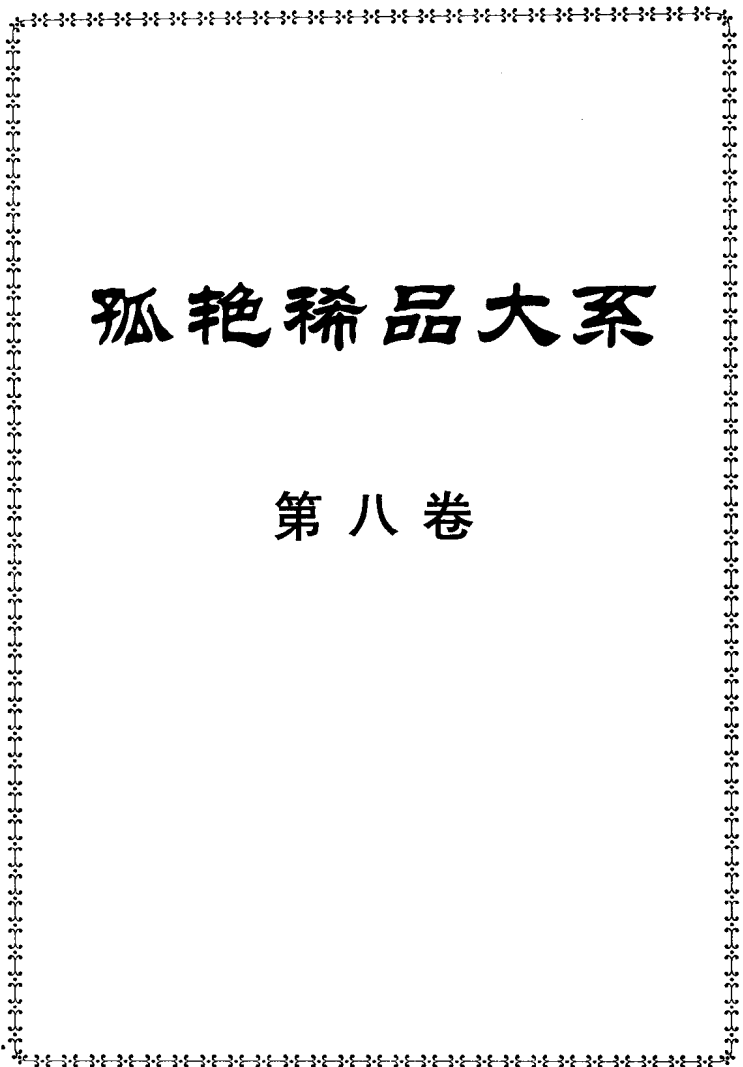
孤艳稀品大系・灰色妙品

绿

牡

丹

清・二如亭主人



孤艳稀品大系

第八卷

序

清代小说。六十二回。又名《四望亭全传》。原书署名“二如亭主人”，作者不详。小说以唐代武则天时期为背景，以将门之子骆宏勋与江湖侠女花碧莲的姻缘为线索，叙述了一个侠义传奇的故事。小说分两条线索交叉发展。全书的中心人物骆宏勋在父亲死后与母同住其父门生任正千家中，偶游春与乔装为卖艺人的花碧莲一家相识。碧莲一见钟情，屡次求人说媒作伐；同在游春之时，任正千之妻贺氏被吏部尚书的公子王伦看中，王伦遂与贺氏之兄贺世赖密谋策划；终于与贺氏勾搭成奸。后为骆宏勋及家人余谦察觉，王设计陷害，骆、余被迫出走，屡次遭难。骆公子在遇难过程中多次得到江河水寇鲍自安与旱地响马花振芳（花碧莲之父）的搭救帮助。最后骆宏勋与花碧莲喜结良缘，鲍自安与花振芳亦归附朝廷。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封建时代权豪势要、邑令吏役乃至恶棍无赖对平民百姓的欺凌虐待，讴歌了勇侠剑客“为主尽忠，为义全友”，除暴安民，锄奸扶弱的侠义行为，富有传奇色彩，但又不落才子佳人俗套。作者成功地塑了侠义奸胆的传奇人物鲍自安和花振芳，并大胆的为当时的所谓“盗寇”辩白，明确提出“江湖有义终非盗，衣冠无良岂是人”，表现了作者不同寻常的见识和鲜明的爱憎。

今仅存嘉庆五年三槐堂刊本。

目 录

第一回	骆游击定兴县赴任	(1)
第二回	王公子桃花坞游春	(8)
第三回	亲母女王宅显勇	(14)
第四回	世弟兄西门解围	(20)
第五回	奸兄为嫡妹牵马	(26)
第六回	义仆代主友捉奸	(30)
第七回	贺氏女戏叔书斋	(33)
第八回	骆太太缚子跪门	(38)
第九回	骆宏勋扶柩回维扬	(42)
第十回	花振芳救友下定兴	(47)
第十一回	劫不义财帛巴氏放火	(52)
第十二回	伤无限天理王姓陷人	(57)
第十三回	悔失信南牢独劫友	(62)
第十四回	错杀奸西门双挂头	(67)
第十五回	骆母为生计将本起息	(72)
第十六回	余谦因逞胜履险登高	(77)
第十七回	十字街前父跑马	(82)
第十八回	四望亭上女捉猴	(85)
第十九回	释女病登门投书再求婚	(89)
第二十回	受岳逼翻墙行刺始得妻	(94)
第二十一回	中计英雄龙潭逢杰士	(99)

第二十二回	酒醉佳人书房窥才郎·····	(104)
第二十三回	书房比武逐义士·····	(109)
第二十四回	空山步月遇圣僧·····	(114)
第二十五回	自安寻友三官庙·····	(118)
第二十六回	振芳觅婿龙潭庄·····	(122)
第二十七回	宏勋私地救孀妇·····	(126)
第二十八回	天鹏法堂闹问官·····	(130)
第二十九回	为义气哄空回龙潭镇·····	(135)
第三十回	因激言离家二闹嘉兴城·····	(139)
第三十一回	长江行舟认义女·····	(143)
第三十二回	龙潭后生哭假娘·····	(148)
第三十三回	鲍家翁婿授秘计·····	(152)
第三十四回	骆府主仆打擂台·····	(156)
第三十五回	怜友伤披星龙潭取妙药·····	(160)
第三十六回	受女激戴月维扬复擂台·····	(164)
第三十七回	父女擂台双取胜·····	(169)
第三十八回	师徒下山抱不平·····	(173)
第三十九回	离家避奸劝契友·····	(179)
第四十回	惹祸逃灾遇世兄·····	(183)
第四十一回	胡金鞭开岭送世弟·····	(187)
第四十二回	贺世赖歇店捉盟兄·····	(192)
第四十三回	军门府余谦告状·····	(196)
第四十四回	龙潭庄董超捉人·····	(201)
第四十五回	花振芳两铺卖药酒·····	(205)
第四十六回	鲍自安三次捉奸淫·····	(210)
第四十七回	鲍自安携眷迁北·····	(214)
第四十八回	骆宏勋起解遇仇·····	(219)

第四十九回	施茶庵消计放火援兄友·····	(223)
第五十回	四杰村余谦舍命救主人·····	(227)
第五十一回	巴家寨胡理怒解隙·····	(231)
第五十二回	花老庄鲍福笑审奸·····	(235)
第五十三回	宏勋花老寨日联双妻妾·····	(239)
第五十四回	自安张公会夜宿三姑儿·····	(243)
第五十五回	张公会假允亲事·····	(247)
第五十六回	狄王府真诉苦情·····	(251)
第五十七回	忠臣为主礼隐士·····	(255)
第五十八回	奸臣代子娶煞星·····	(259)
第五十九回	闹长安鲍福分兵敌追将·····	(263)
第六十回	夺潼关胡理受箭建大功·····	(266)
第六十一回	狄钦王率众迎幼主·····	(271)
第六十二回	圣天子登位封功臣·····	(276)

第一回

骆游击定兴县赴任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这首《西江月》传言，世上不拘英雄豪杰、庸俗之人，皆乐生于有道之朝，恶生于无道之国，何也？国家有道，所用者忠良之辈，所退者奸佞之徒。英雄得展其志，庸愚安乐于野。若逢无道之君，亲谗佞而贤良，近小人而远君了。怀才之士，不得展试其才，隐姓埋名，自然气短。即庸辈之流，行止听命于人，朝更夕改，亦不得乐业，正所谓“宁做太平犬，不为乱离人”。今闻一件故事，亦是谗佞得意，权得国柄；豪杰丧志，流落江湖，与这首《西江月》相合。说这故事出在那朝那代？看官莫要着急，等慢慢写将出来。

却说大唐太宗殿下大太子庐陵王不过十几岁，不能理朝政。皇后武氏代掌朝纲，取名则天，生得极其俊秀，有沉鱼落雁之容；甚是聪明，多有才干，凡事到面前，不待思索，即能判断。他是上界雌龙降生，该有四十余年天下，纷纷扰乱大唐纲纪。只有一件，不大长俊，淫心过重，倍于常人，一朝若无男子相陪，则夜不成寐。自太宗驾崩，朝朝登殿理事，日与群臣相聚，遂私于张天佐、张天佑、薛敖曹等一班奸党。先不过日间暂为消遣，后来情

浓意洽，竟连夜留在宫中。常言道：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朝内文武官员，那个不知，那个不晓？但此事关系甚大，无人敢言。武后存之于心，难免自愧。只是太子一十二岁，颇晓人事，倘被知道，日后长成，母子之间难以相见。遂同张天佐等将太子贬赴房州为庐陵王，不召不许入朝。又加封张天佐为左相，天佑为右相之职。朝中臣僚，惟有薛刚父子耿直，张天佐等常怀巩惧。适因薛刚惹出祸来，遂暗地用力，将薛家满门处斩。只逃走了薛刚同弟薛强、子薛魁、侄薛勇，兄弟叔侄四人奔至山林。后来庐陵王召入房州，及回国之日，封薛刚大元帅，薛勇正先锋。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广陵扬州，有一人姓骆，名龙，字是腾云，英雄盖世，武艺精强。由武进士出身，初任定兴县游击之职，携妻带子同往定兴县上任。老爷夫妇年将四旬，只生一位公子，那公子年方一十三岁，方面大耳，极其魁梧，又且秉性聪明，膂力过人，老爷夫妇爱如珍宝，取名宾侯，字宏勋。还有一个老家人之子，姓余名谦，父母双亡，亦随老爷在任上，与公子同庚，也是一十三岁。老爷念他无父无母，素昔勤劳，只生了一个娃子，倒甚爱惜他。那余谦生来亦是方面大耳，虎背熊腰，极有勇力，性情好动不好静，闻得谈文论诗，他便愁眉蹙额；听说轮枪弄棒，他就侧耳切听。虽是一十三岁，小小年纪，每与大人赌胜，往往倒输与他，所以人呼他一个外号，叫做“多胳膊余谦”。老爷叫他同公子同学攻书，闲时叫二人习些枪棒。公子与余谦食则同桌，寝则同床，虽分系主仆，情同骨肉。老爷到任之后，少不得操演兵马，防守城池。武职之中，除演兵之外，别无他事，倒也清闲。这老爷声名著于外，多有人投在他门下学习枪棒。今有一人，系本县富户，姓任名正千，字威远。其人黑面暴眼，相貌凶恶。十四岁上，父母双亡，上无兄弟，下无姐妹，幸得有个老家人主持家业，请师教小主人念

书。这官人生来专好骑马射箭，抡剑弄刀，文章亦是不大留心，各处访师投友，习学武艺。及至二十余岁间，稍长胡须，其色红赤，竟是个黑面红须，其相之恶，正过尉迟公几分，故此呼之“赛尉迟”。因他相貌怪异，人家女子都不许配他。他立志只在武艺上讲究，这件事倒也不在意下，所以，二十余岁尚是只身独自。日间与人讲拳论棒，甚是有兴，夜来孤身自眠，未免有此寂寞。正是：饱暖思淫欲，饥寒生盗心。于是，往往同几个朋友，向那烟花巷内走动，非止一日。那日会见一个妓女贺氏，遂与他有缘。任正千乃定兴县一个富户，其心甚喜，加倍温存。任大爷实难割舍，遂不惜三百金之费，在老鸨手内赎出，接在家内为妻。那贺氏生性伶俐，到家无事不料理。他有个嫡亲哥子，贺氏在院内之时，他亦住在院中端茶送酒。及贺氏从良任门，在任正千面前每每说起：他极有机变，干事能巧。任正千看夫妻之情，即道：“我家事务不少，既是令兄有才，请来我家管分闲事：一则令兄有以糊口，二则兄妹得以长聚，岂不两便！”贺氏闻言。恩谢大爷之情。于是兄妹俱在任府安身。你说那贺氏之兄是何等人物？其人名世赖，字国益，生得五短身材，极有机变，正是：无笑不开口，非谗不尽言。见人不笑不说话，只好财钱，善于取财。若逢有钱之事，人不能取，他偏能生法取来；就受些须羞辱，只要有钱，他总不以为耻。他一人任大爷之门，小心谨慎，诸事和气，任府上下无有一人不喜他，任大爷也甚喜欢。过了年余，任大爷性格脾气，他却晓得了。逢任大爷不在家时，他瞒了妹子走出，与三朋四友赌起钱来。从来说，赌帐神仙输，那个赢的？把自己大任大爷家一年积下的十二金尽皆输尽。后来在妹子跟前只说买鞋子、袜子、做衣服无有钱钞，告借些须。贺氏看兄妹之情，不好相阻，逢借之时，或一两，或八钱与他。那贺世赖小运不通，赌十场输八场，就是妹子比后一两、八钱也不济事，况又不好今日借了



明日又借。外边欠帐要还,家内又不便先借,出于无奈,遂将任大爷客厅、书房中摆设的小景物件,每每藏在袖内拿出,变价还人。任正千乃是财主,些须之物,那里检点。不料贺世赖那一日偷的大了,足要大钱三千文方可还帐,小件东西不能济事,且是常拿惯了,胆便比从前大些。大客厅、书房往来寻觅,忽然,条桌底下有一大火铜盆,约重三十余斤,被他看见,心中暗想:“此物还值得四五两银子,趁此无人,不免拿去权为卖了。”于是撩衣袖,将火盆提起往外便走。合当有事,将至二门,任大爷拜客回来撞见,问道:“舅爷!拿火盆做甚么?”贺世赖一见,脸有愧色,连忙回道:“我见此盆坏了一只脚,故此拿去命匠人修正,预为冬日应用。”任正千见贺世赖言语支吾,形色仓皇,所谓做贼心虚,即走过来将火盆上下一看,见四只脚皆全,并未坏一只,心中大起猜疑。即到客堂、书房查点别物,小件东西不见了许多。任大爷心急如火,那里容纳得住,将贺世赖叫过来痛责一番,骂道:“无品行,不长俊,我以亲情相待,各事相托,你反偷盗我家许多物件。若不看你妹子分上,该送官究治!你今作速离我之门,永不许再到我家。”说罢,怒狠狠往后去了。见了贺氏,将此事说了一遍。贺氏闻言,虽惜哥哥出去无有投奔,但他自作孽,也不敢怨任大爷无情。说道:“他自不长俊,敢怨谁来!”口中虽是如此答话,心中倒有个兄妹难舍之情。由此,贺世赖出了任大爷之门。从来老羞便成怒,心中说道:“我与你为郎舅之分,就是所做不是,你也该原谅些须,与人留个体面;怎的今有许多家人在此,就如此羞辱于我!”暗恨道:“任正千,任正千呵!只要你轰轰烈烈一世,贺世赖永无发迹便了,倘有一日侥幸,遇人提拔一二,那时稍使计谋,不叫你倾家败业,誓不为人!”此乃是贺世赖心中之志,按下不言。

再表任太爷闻骆老爷之名,就拜在门下。骆老爷见他相貌

怪异，声音宏亮，知他后来必有大用；又兼任大爷诚心习学，从不懈怠，骆老爷甚是欢喜，以为得意门生。这老爷所教门生甚多，只取中两个门生。向日到任之时，有山东恩县胡家凹姓胡名珪，字曰商，惯使一枝钢鞭，人都呼他“金鞭胡珪”，曾来广陵扬州，拜在门下习学武艺。一连三载，拳棒精通，拜辞回去。老爷甚是爱他，时常念及。今日又逢任大爷，师生相投，更加欢悦。只是任大爷朝朝在骆老爷府内习学，往往终日不回，食则与骆宏勋同桌，余谦在旁伺候，安寝与公子同榻。二人情投意合，虽系世兄世弟，而情不异同胞。老爷一任九年，年交五十，忽染大病，卧床不起。公子同余谦衣不解带，进事汤药。任大爷见先生卧病在床，亦不回宅，同骆公子调治汤药，曲尽弟子之心。谁知老爷一病不起，服药无效，祈神不灵。正是：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老爷病了半月有余，那夜三更时分，风火一动，呜呼哀哉！夫人、公子哀痛不已，不必深言，少不得置办衣衾棺槨，将老爷收殓起来，停柩于中堂，任大爷也伤感一番，遂备祭礼拜祭老爷，就在府中帮助公子料理事务。三日之后，合城文武官员都来吊孝。逢七，请僧道诵经打醮，自不必言。正是：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追少年。倏忽之间，看看七终。闻得京中补授游击新老爷已经辞朝，即日到任。夫人与公子计议：“新官到任，我们少不得要让衙门。据我之意，不若择日起柩回南，省得又迁公馆，多了一番经营。”公子道：“母亲之意甚是。但新官到任时催迫我们回南，其奈路途遥远，非可朝发而夕至；就是起柩，未免仓卒慌速。依孩儿想来，还是暂借民宅居住，将诸事完备齐全，再择日期起柩，方无拮据失措之事。请母亲上裁。”母子计议之时，任大爷亦在旁，乃接口道：“世弟之言极是，师母大人不必着急，门生舍下空房甚多，即请师母、世弟，将师尊灵柩迁至舍下外宅停放，慢慢回南，未为迟也。不知师母、世弟意下如何？”夫人、公

子称谢,说道:“多承厚意,甚得其便。但恐造府,未免动烦贤契,于心不安,如何是好?”任大爷道:“说那里话来,蒙师受业,未报万一;师尊乘鹤仙游,门生之心抱歉之至。今师母驾迁舍下,师尊柩前早晚得奉香火;师母之前,微尽孝意,此门生之素志也,不必狐疑。”夫人、公子谢过。任大爷遂告辞还家,令人将自己住的房后收拾洁净,另外开一大门,好抬老爷的灵柩。任大爷同贺氏大娘住中院。不讲任大爷家内收拾。

且说骆公子家中细软物件,并桌椅条几,亦有人往任大爷家搬运。不止一日,东西尽已运完,择日将老爷灵柩并合家人口俱迁移过来。老爷灵柩进宅之后,仍将新开之门磊塞,骆公子出入与任老爷竟是一个大门。贺氏大娘参拜骆太太,宏勋拜见世嫂,任大爷又办祭祀祭奠老师,再备筵席款待太太、公子。以后日食,任大爷不要骆太太另炊,一日三餐,俱同贺氏大娘陪着。且喜骆太太并无多人,止有太太、公子并余谦主仆三人。公子与任大爷投机相好,食则同食,行则同行,至晚安寝亦是同榻,朝夕不离,真如同胞兄弟一般,从无彼此之分。贺氏大娘与骆太太也相宜,三餐茶饮全不懈怠。太太、公子每欲告辞回南,任大爷谆谆款留,骆公子亦不忍忽然便去,所以在任大爷家一住二年。

那年春季三月,桃花开放之期,定兴县西门城外十里之遥,有一所地名曰“桃花坞”,其地多种桃花。每年二三月间,桃花茂盛,士人君子,老少妇女,提瓶抬合,携酒往看,多来此游玩。任大爷分付家人置备酒肴,遂请公子游玩;又分付贺氏大娘,亦请太太同行。于是两轿两马带着余谦,向桃花坞而来。骆宏勋马到其间,抬头一看,真乃好个所在,话不虚传。怎见得好景致,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王公子桃花坞游春

众人观望了一番,还在大路旁边拣了一个洁净亭子,将担子挑进。且喜内中桌椅现成,骆太太与贺氏大娘一席,任大爷与骆大爷一席,家人在旁斟酒。看官,你说这亭子内桌椅是那里来的?只因桃花坞乃定兴县之胜地,凡到春来,不断游人。也有邻近的,搬运桌椅容易;若远处来的,只能提壶携合,不能携带桌椅了。就有这好利之人,买些木料做些桌椅,逢桃花将放之时,土人游动之际,预先典些闹地,把桌椅摆设其间,凭那远方游人把钱。所以任大爷一到亭子内,桌椅如此现成。因骆太太、贺氏大娘在内,任大爷就把一两银子给他,包了这个亭子,别的坐头许他再租赁与别人。这也不谈。

再言任大爷与公子谈笑对酌,饮过数巡,肴举数箸,正在畅饮之际,忽听得大路之上锣声响亮,任大爷和骆公子站起身来,往那路上看望:只见一簇人围住十数个汉子,俱是山东妆扮,还有那妇女一老一少,老的约有六十内外,年纪小的不过十六七岁的光景,俱是老蓝布褂子。惟有那少年女子,穿了条绿绸裤子,鱼白色绫袜套,大红缎子鞋,却全不穿裙子。内中一个老儿,手提大锣一面,击得数声响亮。骆宏勋看了一会,全然不晓得这是班什么人,问道:“世兄,此班是什么名堂?”任大爷道:“世弟,此乃山东所做,名叫‘把戏’。南边亦曾见过否?”骆宏勋答应道:

“弟倒未曾见过。”任大爷分付余谦：“将那班人唤来，问他所会何样把戏？”余谦闻命，下了亭子来，高声大叫：“那鸣锣的老人家，这里来，我家大爷叫你哩！”那老夫妻闻言，急忙走过前来，满脸堆笑，说道：“大叔叫俺，想必耍玩把戏了？”余谦道：“正是。我且问你：把戏共有多少套数？每套要银多少？”那老儿答道：“大叔，我们马上九般，马下九般，外有软索、卖赛，共有二十套，每套纹银二两；若要做完，共银四十两整。若单只卖赛软索，一套要算两套，两套就算四套，要银八两。不知大叔耍玩那几套？”余谦道：“你且在此少停，待我禀上大爷，再来对你说。”余谦说罢，上了亭子，对任大爷说道：“小的方才问他，他有马上九般，马下九般，走马卖赛，并踩软索，共二十套，每套要银二两整，全套做完共银四十两。若单只卖赛软索，一套要算两套；两套就算四套，要银八两。”任大爷开言向骆公子道：“马上马下十八般武艺，都是你我晓得的，可以不必，只叫他卖赛踩软索，就给他八两银子罢了。”骆宏勋说道：“此东小弟来出，请世兄观看。”任正千笑道：“一客不烦二主，怎好叫世弟破钞？正是愚兄备东。”分付余谦领命下去：单只软索卖赛。余谦领命，来到老儿面前说道：“我爷分付：马上马下十八般武艺俱都会的，单叫卖赛并踩软索。”花老道：“先已禀过大叔的，这两套要算四套哩！”余谦说：“那个自然。你只放心玩，银子分文不少。”老儿答应：“领命。”回首向着自家一众人，说道：“这位单耍玩软索、卖赛，给我们八两银子。”家人答应：“知道了。”只见一人牵过一匹马来，乃是一匹川马，遍身雪白，惟脊上一片黑毛，此马名为“乌云盖雪”，俱是新鞍新辔，判官头上有个铜圈儿，乃是制就卖赛之物。那老儿将铜锣放下，拿起个丈把长杆，朝那两边摇着，口中说道：“列位老爷、大爷、哥哥、弟弟！请让一让，我们撒马哩！晚生先来告声：倘有不小心的，恐被马冲倒，莫怪我事前不言明。”来往走了几次，看的人竟自走

开，正中让出一条马路。那老儿将长杆丢下，又拿起铜锣当当敲着。又叫道：“俺的儿，该上马了。”只见那个幼年女子站起身来，将上边老蓝布褂子脱去，里边现出杏黄短绦袄，青缎子背心，腰间一条大红绉纱汗巾，衬着绿绸裤子，五色绦子袜套，花红鞋子，那一只金莲刚刚三寸。头上挽了一个髻儿，也不戴花，耳边戴一双金坠子。不长不短，六尺多的身材，做一个辫腰儿朝上迎着，加上这配就的一身服色，就是一个花花蝴蝶，无人不爱。有诗为证：

蝉鬓云堆眉黛山，天生艳质降人间。
生成倾国倾城貌，长就沉鱼落雁颜。
疑似芙蓉初映水，宛如菡萏舞临泉。
雅淡不须脂粉施，轻盈堪比霓裳仙。
飘飘恍如三鸟降，袅袅仿佛五云旋。

那女子闻父命，不慌不忙来至马前，用手按住鞍子，不抓髻脚，不踏镫，将手一拍，双足纵跳上鞍桥，左手扯住缰辔，二膝一催，那马一撒，右手将鞭子在马上连击几下，那马飞也似去了。正跑之间，那女子将身一纵，跪在鞍桥之上，玩上个童子拜观音的故事，满场之人无不喝彩。话不可多叙。一连三马，又做了一个镫里藏身，一个太公钓鱼，桩桩出众，件件超群。三赛已过，女子下得马来，在包袱上坐了歇息。早有人将软索架起，那女人歇息片时，站起身来，将腰中汗巾系了一索，又上得软索，前走后退，小小金莲在那绳上走行，如同平地一般。任大爷同骆大爷看得爽快，骆宏勋不觉大声喝彩道：“这软索也值八两银子！”任大爷应道：“真乃不差！”那女子正在软索上玩那些套数，忽闻有人喝彩，声若巨雷，抬头一望，就是叫他玩把戏的亭子内的二位英雄：一个黑面红须，一个方面大耳。那方面大耳，年纪不过二十上下，生得白面广额，虎背熊腰，丈二身材，堂堂威风，见之令人